长征接力有来人

赴石壕红色教育中心学习参观记

□夏明宇

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,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,11月12日,重庆文理学院离退休党委组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,前往綦江区石壕红色教育中心参观学习。

石壕红色教育中心坐落于綦江区石壕镇。该镇地处綦江最南端,距綦江城区75公里,东接贵州省桐梓县尧龙山镇、夜郎镇,南连贵州习水县仙源镇、温水镇,辖区最高海拔1814米。大巴车沿着盘山公路蜿蜒上行,一路曲折盘旋,平日里少有经历长途山路颠簸的老同志,途中也感受到了山路行进的不易。

“苦不苦,想想长征二万五!”

不知是谁轻声念起这句,像是在为自己和同车的伙伴们鼓劲。

是啊,当年红军为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,踏险峰、越荒山、渡恶水,历经千难万险。如今我们只是乘车颠簸几个小时,这点辛苦又算得了什么?试想,倘若石壕不是山高路远、地势险峻,长征的红军又怎会途经此地?

石壕红色教育中心位于石壕镇老街,是当年中央红军红一军团司令部旧址。1935年1月初,中共中央在和“左”倾错误作斗争后,带领中央红军转进贵州,突破乌江天险,于1月7日攻克黔北重镇遵义。1935年1月15日至17日,在党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胜利召开。1月15日,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进抵綦江原羊角乡,多次击退企图南犯的敌军,有力拱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举行。1935年1月21日清晨,红一军团直属队及第一、第二师主力一部8000余人进驻綦江石壕镇,军团司令部就设在镇上禹王庙,部队于22日清晨由此出发向赤水进军,为“四渡赤水”创造了宝贵战机。

红军在此驻扎的时间虽短,却严守军纪:就地取用稻草铺地宿营、垒石为灶埋锅造饭,对百姓秋毫无犯,还主动帮群众挑水劈柴,向乡亲们宣传抗日救国、反对剥削压迫的革命主张。这与地主恶霸、国民党军队欺压百姓的行径形成鲜明对比,让“共产共妻”等谣言不攻自破,军民之间结下血肉相连的鱼水深情。

石壕镇街外的苗儿山麓,便是石壕红军烈士墓,墓园安葬着红一方面军途经此地时牺牲的五位烈士。

其中一位烈士是红军司务长。部队开拔时,他带领两名战士留下善后,归还借用群众的物品,并用银元兑换回战友们购物时付给乡亲的瑞金纸币。撤离途中,他们遭到尾追敌军包围,一名战士当场牺牲,另一战士在司务长掩护下成功突围,司务长本人却身陷敌手,于次日上午在茅坝坪坡坎下的小垭口英勇就义。另外三位烈士,均因战伤牺牲在石壕境内,危难之时,当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,将他们秘密收葬。新中国成立后,重庆市、原綦江县相关部门先后拨款,在石壕场镇附近苗儿山麓修建简易烈士墓,将五位烈士一并迁葬于此。1991年,为纪念建党70周年,原綦江县委、县政府筹集资金,对烈士墓进行扩建整修;2021年,南州旅投公司再次投资,开展修缮保护工作。

如今的石壕红军烈士墓,是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,也是全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、青少年思想教育的重要阵地。景区由长征诗碑、烈士塑像、烈士墓、纪念碑、烈士事迹陈列室等组成。五尊塑像神态各异、栩栩如生:一尊拄枪背刀,神色严肃;一尊扛枪凝视远方,时刻准备投入战斗;一尊身背背包、斗笠,俯身系鞋带;另外两尊塑像刻画负伤战友,相互搀扶、艰难跋涉,生动再现红军长征过境的行军图景。塑像后方是烈士纪念碑,纪念碑之后,五座无名烈士墓呈弧形排布,墓碑没有镌刻名姓,却庄严肃穆。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弯腰擦拭碑身,一下一下,用力而轻柔。

他名叫赵福乾,今年65岁,接父亲的班,在这为红军烈士义务守墓。91年前红军过石壕时,他的爷爷奶正在箭头岚垭的大路边经营一家小饭馆。红军借用他家的锅灶做饭,足额付了柴火钱,还帮他们挑了满满一缸水。那时,他的爸爸赵志怀仅7岁,跟在红军战士身后跑着玩,惹人喜欢。爷爷奶奶一句“红军为我们穷人把命都搭进去了啊”的感慨,深深烙印在少年赵志怀心底,伴他一生。1950年,赵志怀报名参军,奔赴抗美援朝战场,立功复员后,婉拒政府在县城安排的工作,回乡担任村支书,从那时起,就开始为义务守护烈士墓、担任红色讲解员……讲到这里,赵福乾指着墓园里一种叫做“千年小”的树说:“这些树,都是我老汉当年在旧墓地种下的。墓地搬迁后,他又一趟趟往返几十里,把树苗一颗颗移栽到新墓园,说这些树四季常青、生长缓慢,适合长久陪伴烈士英灵。”

红军烈士墓这边,赵福乾还在深情讲述,一旁的红军街口,一群头戴红军帽的少先队员已集合完毕,即将踏上“红途勇士”的研学线路。带队的老师同样戴着红军帽,一手高举小红旗,一手拿着扩音器高喊:“同学们,今天我们徒步的路线,就是当年红军走过的长征路,全程六公里,大家有信心吗?”

“有!”整齐清脆的童声,响彻山间。

眼前所见、耳畔所闻,让我们内心满是感动与慰藉,深感此行不虚。

小说《村里的小先生》——

冬至的诗意

□刘泽安

(上接2026年11月19日4版)

早上,小先生还没有走出宿舍,就已经感觉到了窗外的光亮,那是一种不同于星星月亮的光。“吱呀”一声推开木门,啊,板栗村小学白茫茫一片,山茶花树上也是湿漉漉的雪,晶莹剔透。天上的雪还在飘,飘到他的头发上,偶尔落在他的脖颈里,冰冰凉凉。校门口那棵高大的黄葛树也被大雪包裹着。

校园里的山茶花树和黄葛树不再寒冷,雪是它们的衣裳。

他围着树转了转,雪花还在飘。回头看见窗台上有两把嫩嫩的芹菜,在白茫茫的校园里,这两把芹菜显得格外醒目。又是谁放的呢?

他真该去探究一次,不然,他的良心不安。这么冷的天,村庄里蔬菜本来都缺,乡亲们还没有忘记他这个小先生,这情谊不是两把芹菜的重量能够称出来的。

找找袁岗吧,也许他能说清楚。

袁岗让小先生去问问龚林。龚林是四年级一班的班长,在板栗村小学校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,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一个学生,具有代表性。

龚老师是龚林的本家,小先生跟龚老师商量,想去找他聊一聊,了解板栗村的情况,特别是在这个大雪纷飞的冬天,对村庄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有点数是好事。

虽说冷且下着雪,迟到的学生却很少。从各个村社出发到学校,都有不少的山湾湾山沟沟,从一个坡爬上一个坡,从一个岗翻过一个岗,又从一个湾蹚过一个沟,板栗村的地形差不多就是由坡和岗、湾和沟组成的。同学们在家长的协助下,远的天不见亮就出发,翻坡越岭往学校赶,以不迟到不影响学习为目标;近的同学则掐着点走,在雪地里嘎吱嘎吱地踩着,一路上嘻嘻哈哈的。如果有同学提着一捆菜的话,那就是同学们的重点保护对象,不能让菜丢在半路上,更不能让菜掉在地上弄脏了,不然不好向爸爸妈妈交差,也怕影响小先生做饭。

放学后,龚林回到家里,妈妈正好从坡上回来。

龚林提醒妈妈:“明天该我们家了,有没有新鲜的叶子菜?这段时间同学都是拿的自家最好的菜。”

“有天我看见袁家的老三整了一把蔫巴巴的菜,有点不像话。”妈妈说的是袁家老三,他爸爸妈妈在村里很抠门,拿那种菜也不奇怪。

“这也正常,一个村庄这么多户人家,这么多学生,出点毛病嘛,也是情有可原,小先生也不会怪的。”龚林爸爸说。

确实,待到袁家老三有了任务,他的爸爸妈妈有点不高兴,但全村人达成的一致意见,自己一家人也没法反对。村上定的,但全凭自愿,哪怕是有一丁点儿意见,都可以退出。可袁家老三的爸爸妈妈还是有一丝犹豫,说不上是什么原因。袁家老三读书不在行,在学校调皮,可每次却偷偷地把爸爸妈妈拿的菜换成新鲜的。老三觉得在同学们面前要有个面子,不能让同学们瞧不起他。爸爸妈妈的做法老三不赞同,可也没办法明着阻止。

有一次,家里的嫩南瓜放久了,皮厚,而且皱纹多,既不好看也不新鲜。老三想让妈妈把放在床底下的老南瓜拿出来,即使大了也可切块送去学校,说了好久,妈妈也没有同意,爸爸则不发表意见。袁老三心里憋了一口气,只好硬着头皮去学校,一路上尽量不让同学们看见,还真的是煞费苦心。

到了学校,袁老三悄悄地把南瓜放在小先生的窗台上,同学们倒也没发现什么异常,大家都要做这个事,同学们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,那就是不能被小先生发现,并且写上去的字不能一样,自己写自己的,不能千篇一律。小先生的窗台是一个神秘的窗台,每一个同学一学期总有那么几次亲密接触。袁老三的南瓜也让他自己不放心,那个南瓜不是他情愿拿的,可妈妈只愿意送这个,他觉得对不起小先生,也不知道该怎么弥补一下。下次偷偷地换一个,在不让妈妈知道的情况下送到学校。

出现在小先生窗台上的南瓜真不少,印象中没有坏南瓜,只是有的小一点,有的老一点,有的皮糙一点,他不知道是谁放的。

龚林告诉小先生,是村里的老百姓轮流送菜,小先生这才知道。所有的南瓜都是一片心意,作为小先生的他总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。认真想一想,一年里大半日子都住在学校,没有村支书的巧妙安排,也许不是断顿就是重复。

袁老三的故事,一点都没有让小先生伤心,一丁点儿都没有。袁老三的妈妈没有错,一大家子的菜才是最重要的,给小先生的菜是额外的,可以拿也可以不拿,如果当初不承诺的话,至少没有义务压在她的肩上。

(未完待续)

去永新老街转一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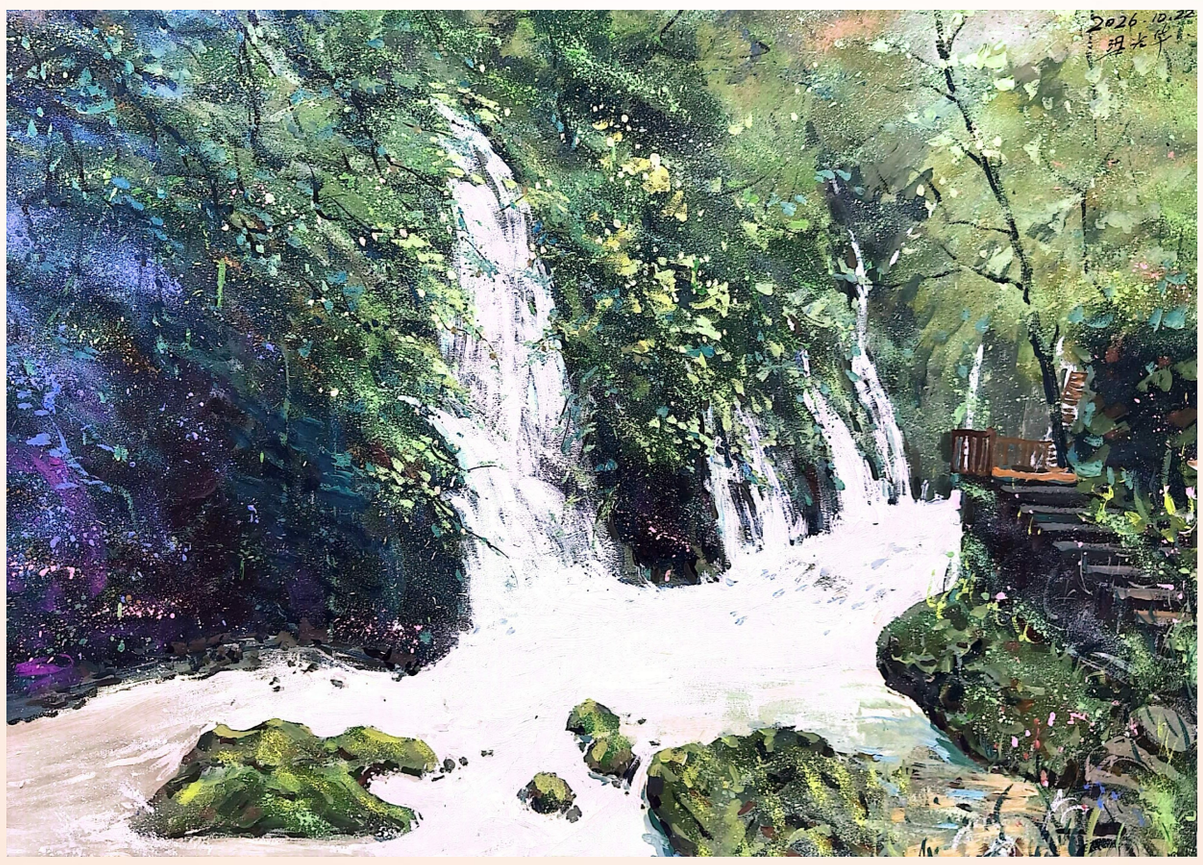
□兰采勇

像是从今生回到前世
有的人已经告老还乡
所谓的老,就是老去生命
所谓的乡,无非是一抔黄土
有的人真实地留在那里
老花镜深居简出,针线筐里
放着剩余的边角布料
长条凳八仙桌涂满岁月的漆
在留下来的时光中发亮

我毕竟是朝代不同的人
面对花脸般的建筑总是忏悔
习惯以路过的口吻,勾勒出
时间的差异。青石板上
浓缩的冷面孔归属为明清形象
我想喊,却喊不出任何的名字
无雨,心头酝酿的接踵摩肩
就少了一丝磨合和滋润

肩搭汗巾的老板,不曾梳理磕磕绊绊
手中的铲勺是上一辈传下来的
颠簸的铁锅,搁置在静与嚣的缝隙中
门头上,老街肥肠就是一面旗
俘虏着来过和没来的人
记忆和口碑都是一尘不染

老街来过这么多次,犹如新生
美味品尝这么多年,依然新鲜



《溪涧清音》(水粉)

□梁光华

綦风

话说綦江人

□高思成

綦江这块土地上,人类活动的踪迹出现得很早。永城一带出土的石斧表明,新石器时代这里已有先民生息繁衍。与綦江同属一条古道、历史上还曾同隶一个行政区的贵州桐梓,1971年在九坝岩灰洞发现、1983年正式发掘出6枚人类牙齿化石,被命名为“桐梓人”,属直立人向早期智人过渡类型,距今约18万年。綦江与桐梓山水相连、人文相通,可见此地并非自古蛮荒。郭扶镇现存的双河塘岩墓,正是綦江先民早期生存、生产、生活的实物见证。

先民构成复杂

綦江先民,由百濮而僰、而僚,直至南平僚,僚人构成了古代綦江人的主体。

僚人入川,綦江是重要集散地。据《华阳国志》载:“蜀土无僚,至李势时,诸僚始出巴西、渠川、广汉、资中、犍为、梓潼,布在山谷,十余万落。”其历史背景是:成汉时期(汉兴六年,公元343年),经西晋八王之乱及流民起义,成汉与东晋在蜀地反复拉锯,益州人口锐减、土地荒芜。为充实税源、补充劳力,成汉政权主动从牂牁(今贵州北部一带)招募僚人北迁入蜀,史称“以实成都”。迁徙路线主要有两条:一从乌江、赤水河流域经涪州、泸州入川南,再入成都平原;二从綦江流域经南州入川东,再入成都平原。沿途自然有一部分僚人滞留綦江一带。

历史上六次大移民,入綦者均有限。一次是秦灭巴蜀,移民入蜀,无论水陆均难抵达綦江;二次是西晋末年北人南迁,由陕甘走蜀道入蜀,未及綦江;三次是北宋时期北民再迁,仍走蜀道,亦未及此地;四次是元末明初,南方人入川创业经商,来綦者较少;五次是清康乾年间“湖广填四川”,移民主要来自湖广,水路沿长江逆流而上,陆路自贵阳下行盐马古道,一部分散居綦江,深入山区者尤少;六次是抗战时期内迁的工厂、学校、机关,战后留綦者极少。

此外,大西军、大夏军、石达开部曾先后驻扎綦江,兵败后亦有人隐姓埋名留居下来。各次诸路移民来源分散,也没有哪一次聚合成为綦江人口的主体。

生存环境独特

綦江河贯穿县境南北:上游,松坎河、藻渡河、洋渡河在赶水汇合;中游,东丁河、郭扶河、蒲河先后汇入;下游,通惠河、清溪河注入干流。人口散布于山川之间,多依坝子、湾子、湾滩子聚居。坝子群山环抱,藏风聚气,物产丰饶;湾子坐落山间,有靠山,左右砂山护卫,前有水塘映照,山形水势宛如太极图形。江边集镇多坐落在湾滩之上,呈太极图状,綦江、三江、篆塘、郭扶、三角、永新尤为明显。清溪河大兴寺、灵应岩两处太极地貌最为传神,清溪太极已成綦江风景名片;灵应岩一石酷肖男性生殖器,尽显远古生殖崇拜遗风,与自然雕塑浑然一体。放眼四境:东有天神隐于白云深处,西有神兽相守、雄鸡报晓,南有尧龙山布雨降霖,北有圣灯映照、天台巍然。

生存环境的奇特,先民生活的地方命名中,也留下了深深烙印。笔者生于郭扶龙泉村,虽为土生土长,至今仍有不少地名不明其意——下有兰干滩、花二岩河,上有兰干门、磨刀子、花房子,还有背兰垭、都府庙,莫不如是。

精神信仰鲜明

綦江山水刚柔相济——古剑山、老瀛山气势磅礴,綦江河、清溪河豪迈奔放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源于山水的哺育,铸就了綦江人包容雄浑的性格气质。骨子里,綦江人有四种鲜明特质:勤快——面对困境,与时间赛跑,做事不马虎;好冲——面对逆境,不安于现状,遇事不服输;劲勇——敢于挑战,顽强勇猛,从不退缩;和融——面对机遇,顺势而为,从不固执。

綦江人的信仰世界,融汇佛道与本土文化,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。綦江境内庙宇众多,影响最大者当数净音寺与白云观。净音寺供奉玉皇、观音、药师,佛道共祀;白云观以道教为主。民间信奉观音者最多。受汉文化影响,万天宫亦较普遍,供奉川主、刘备、关羽(武财神);受本土文化影响,土地庙最为普遍,几乎五里一座,山神庙则一条大山梁一座;甚至有将耕牛请进神坛的,足见农民对耕牛的崇敬与依赖。而以移民信仰所建的南华宫、万寿宫,在綦江极为少见。

语言语音特别

作为文化“活化石”的语言,綦江话也格外特别。綦江方言声母20个,相比普通话23个少3个;平翘舌不分,有平舌无翘舌;边鼻不分,浊鼻音多读作浊边音;另有普通话所无的唇齿、舌尖、舌面音。韵母38个,相较普通话40个(含整体认读音节)少2个。有5个声调,比普通话和重庆话各多出1个入声。不少词语的称谓、语音与壮语、傣语、布依语、毛南语相近,为“以綦江为中心的先民与广西、东南亚族群存在源流关系”的研究提供了线索。

称谓类:父称“波(保)”,亦叫“老汉”;母称“美”;干爹称“保爷”;外祖父、外祖母称“嘎嘎”;儿称“蛮”,女称“蛮女”。 禽畜类:公鸡称“鸡公”,鹅称“雁鹅”,喜鹊称“鸦鹊”,公鸭称“鸭青”,母鸭称“鸭母”,斑狗称“花二”,猫称“麻二”。数字类:今天叫“万天”,明天叫“二天”。形容类:高叫“高耸耸”,肥叫“胖嘟嘟”,矮叫“矮墩墩”,轻叫“轻抛抛”,稀叫“稀捞捞”。其他类:打招呼叫“扎附”,喧闹叫“喳翻”,结束叫“煞过”,黑叫“趋黑”,哭叫“哭兮乃呆”,出洋相叫“保匹隆呆”……

此类词汇不胜枚举,多非单纯汉语,在傣、壮、泰、布依、毛南等语言中仍有保留;而湖北人口头禅“么什”(什么)却未在綦江方言中遗存。可见“湖广填四川”入綦人口不占主体,影响亦有限。少数重庆主城人笑綦江人把“綦”读成“七”、十与四不分,其实这恰是僚人后裔语言底层的历史印记,是綦江人独特的文化特征。

城市管理服务热线:12319 邮政投递电话:48612196 法律顾问:重庆永登律师事务所 印刷:重庆华数印务有限公司 审读:一二版金方霞 三四版刘琦 校对:一二版杨静 三四版周铉